熙朝名臣實錄

秣陵　焦竑　輯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太保王忠肅公

公名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鎭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捕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鎭陜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
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
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
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
廵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翺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
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
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
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訛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塹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嚮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䘏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上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

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
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
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 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
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
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
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先朝稱意大臣）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每如此）
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
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即位、免公

甫雱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

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

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清譽

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立心

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

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

令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賞日泉、陶言

、、|。。。

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

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羨嫉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減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予於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愼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敭歷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

公至必齋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諡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璡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　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能兼職五年冬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非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材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
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
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
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
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巡
撫江南用法嚴刻公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
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敕有祛除民
害語我敕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
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

伏地哭言賴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本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檣剩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之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

服轉假至秋按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
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撫蘇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
多寡給之秋與糧折賦凶歲再賑秋熟不責者來歲不復
給時裏河濟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
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
交兌江北衞所濟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
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衞抵倉兌者加與過江
米及擬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
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
京輕齎赴貿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永被諸應答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横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徵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灾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繇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

勅遣官勑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勑使邀
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
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
公出餘米造上明器者須水磨非逝歲月不可公令且沃
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
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
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
凡百 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
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册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 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予三級如交阯諸州通得清化巳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郤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拔吏士歸微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父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舉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冑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稗將告通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遣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 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
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
以遁甲諸書習之精重譎南荒役延秘訣虜寇居庸望烟
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與父老奏己巳之變
通守關有保障功 初祠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
山東德平訓導 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
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九年陞河南
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却後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
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
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㷝誣公公請老戶部言
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
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
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
一穰苴故稍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翊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
上以軍令出翊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
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

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厚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詣獄 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爲買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構巧辭沮公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落府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

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專擅任巳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淸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愼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淸不若使君淸巳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勑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

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督勤撫恤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是竟不增戍是秋　敕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　上供燈公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敕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嘗不遂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

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譏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

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玧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古春見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詬攘間僉事臨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扳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夙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

卷十五

懲之歸復借錦衣官校撈捕官河之匿私鹾者所按覈於
權倖不小避庵䟽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　上卒
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
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鎭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
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
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
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
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
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

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鑿井以

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循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

事亡所不精剔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

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

流聞常輕騎自河内歷太行而盜有竊者謙勵聲叱之皆

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橐

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東恭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勸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鎭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王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
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掣於中貴人
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
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
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
稷主奈何不自重忝以與犬羊角乎 上不聽埜乃從治
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
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

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
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
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
下令曰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
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
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挽謙手而歎曰朝
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尊進兵部尚書謙謝
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旣
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郕王旣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狄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衛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処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當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揷毋令失所而舊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選仍以嬴米爲之底虜所急者芻藁宜亦聽軍竭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及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稍紛上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举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
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
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
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賚其幣以
欵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
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徽
太上一信其復爲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

也理固不可和焉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狡逞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巨鎭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逼石亭於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寒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略授亭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詘、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爲、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

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爕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霆燿震聾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呈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
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
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己巳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加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
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
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
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盡　上前後所賜　璽書、
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亟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瘵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領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攴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等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將[illegible][illegible]而

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亦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偵虜偵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與道而擣我虛寧爲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糺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鑰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奏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鞫曰亨等加鉗鐵鍛煉文不勝慣辦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北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怒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將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誅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先是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駁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之一將痛之云鷩鷩冰上走何處尋魚嘅而當虜之擒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毅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

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甫就膚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李裕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陜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
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
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
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
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巳會兵擣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服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棪交人鎮守中貴横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

上辭諭安南王黎灝王報以與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貝等復與其國互市稍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道投井死因悉鋃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所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為私書以通演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枯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徃返衣書一篋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選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齎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費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以不便怨而適有與力取

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粲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戸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振貸其貧者至
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
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
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怨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怨言帝王
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
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
齎御祭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
人情洶洶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怨因
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

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弁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焉、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張𪸩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曁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殆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幷復𪸩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遂

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

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誠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

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輙遣中貴人存問
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
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
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
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
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
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
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
求去甚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

嬌詐强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誹故為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為奮詈潤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摹草而濬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爲將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讀大學而晉嘗言我耆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羊醴綵幣存問益

卷十五

月廩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啖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訃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審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亦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皆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壽[illegible]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輔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有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恭義遵婚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睿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升府變　景帝監國議郎眞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　上不豫羣情洶洶

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謫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
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上
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
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
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
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
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尹
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
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
化初、公言少保黄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

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諡如禕例制曰可諡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諡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識端簡論曰九皋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閣不得已用克謙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進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月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

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　上曰塞圉方棘不得以細故捃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訐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　上爲遣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鷂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輙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輙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處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為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為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　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璟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 上留姚程商而馬能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

政使丘陵許逮、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遂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言亂世易習紛紛侍郎吏部、尹轉左、葉盛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時旬盖丁亥矣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恭守克謙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需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

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叅
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
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調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
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
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襄中惟律比圖書衣
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没五十萬、公發其奸贓、行
臺韓雍竟法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
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
浚儀眞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賑廩、民不告勞、又浚常

鎭河、遷江險四年、歸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寛平坦易中無芥蔕、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愼惜人才、奬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戌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戸科給事中、　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閹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濺血、儀

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少 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薦者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廼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甚

戴歷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參政尋
除名編管江夏益　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歸者也居
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
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
惠戢聲望益重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歷兵部尚書時兩
廣盜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之而
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　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
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
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
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閈博奕諧

謔、公謂之曰、執巾八座大臣、朝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矣故落第二、

秣陵　焦竑　輯

李　裕陵　茂陵

尚書王恭毅公

公名竑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陞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寃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廵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詰律比者頗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頗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洊積人不能堪　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

督軍輿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
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綠
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
折七年京師大饑勑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絶射
利者請丐以上聞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
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輿不乏榆林大捷進
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
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
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
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讓、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颷發、卽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且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堊額上、臘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盗也、鞫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室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倖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逃賊、檄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裕陵景帝茂陵

公名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為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狥國及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𦙶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　勑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娼疾流言仰賴　宸聽令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

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袪殺慘酷甚于夷狄寔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壓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熾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決可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盡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千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

爭鬬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遑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益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病者實不過千數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冐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及加叅駁矣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

今臣之功不宜歴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盖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帶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内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閑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爲要樞郎調劉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投
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
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
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
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流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
傷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
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
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
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
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紱孫錫、舉進士、紱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兒鏞以公功世蘇州衞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諡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歔欷、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啖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為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為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

西洋獲奇珍異貴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明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襄毅坐困叛酋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　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酋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擾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鹻民飲輒病公爲闢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

餘項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為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為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

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蹂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傾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出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毀謗紛起堅執不

撓卒能成功番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牆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陜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征蠻　公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縢夫丘麻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又之出巡按江西豕猶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太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輸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内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眞將官　英宗崩内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閒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

注地理
自了然
亦得左
之映

猺。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處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擣其本，遽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撥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斬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

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鎭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鎭兩

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領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毋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裨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 上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鵰搏隱發奸摘伏而事需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

賊蟠據無敢窺伺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越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搒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問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議策魯時直臘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

撫理自衞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意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遂解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妥當營劉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劉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劉也蔣琬麗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劉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遂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劉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遂曰任為之劉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劉乃為別將日

操練陣法椎牛釃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效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蹟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
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
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
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
趣鏜戰必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
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皷譟發銃礮佐鏜虜
遁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景
泰元年使羽還廷議奉迎　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
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
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暨公及葉文莊公參政

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松番、天
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
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
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
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
山通朝鮮、受偽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
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
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
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寃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謫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鎭守將不相下、兵乆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䆳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飢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攙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撫雨雲、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公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令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已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入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柬擒人

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炊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耳。議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者。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賛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議煖舖便行旅。均疏圍給將士。贍火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

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欲得人入內閣勑王忠肅公愼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勑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淸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

時、愼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旻、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旻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李聰、尹曰、李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鎭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歛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璹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將事十五條、及卹戎三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敎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

其貪黷選愞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擊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餔餔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祟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又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諫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 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

夾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虜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夾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陜巴爲忠順王塡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陜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率兵入虜陜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衞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衞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陜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疲

當時大臣能悉心謀國不狥徇職守也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歲有備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慊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履等北虜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諭以戰守之策虜雖詘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廷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為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蹤迹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悉罷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即位例推

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禮器物應用儒士李冉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
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黜行且不良於書今復
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懇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
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
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
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
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
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

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于寶鏹錦綵騶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窖、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磨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

裁勑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

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

谷縣陞知葭州調泰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

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破虜柴溝壂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悉擒治不

少貸王訐公亥親王　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

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

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

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擒趙嶺走匿洄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摭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　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黄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砦一

萬四千所剙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翀有貲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景帝裕陵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

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恣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
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
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
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
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
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
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
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
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爐大桂
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

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
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
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
京糴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 詔
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薦討公極言止之、英
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
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
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 憲廟踐阼、
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
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

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爲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猺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廵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廵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宽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敘論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

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晷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餓

[illegible]程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没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

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韙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無學好問至老不倦為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灝瀚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為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桃源集海岳

涓埃論、蜀葉、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公盡鋤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厭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勑公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擣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母亦友母益横誣愛及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賫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衆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

撤官銷印還保寧與産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
疏奪内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都御
史者凶横欲躐得大理丞公薦由阜魏紳郎中都御史恨
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
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
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湔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
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
諡法得諡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
避嫌怨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泰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 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眷頭得免坐者百

人臨山蕩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勑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願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弼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閧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擣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

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嬌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郎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徼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卷十六終